推门而入,但见巨大的花岗石

下端的牛角口中坠入磨子里,水

千百年来,真达村一代又一代

了"真达村福源农牧业发展农民

真达村的青稞地一望无际,春

古老的磨房在当曲多沟里,静

孜



甘孜发布

长着阿妈的梦想,喷香细腻的糌粑,盛开着真达儿女期待的芬芳,

粘连着四季飞流的汗珠,悄然张

行

扬一谷绚丽的美姿… 走出真达乡政府所在地,顺当 曲多河往谷里行至约三公里处 时,便一眼能看见娘吉山。传说娘 吉山是个风流倜傥的白马王子, 共有七个女圣山暗恋着他,东西 南北四个守护神常年站立在他左 右,庇护着一方净土的吉祥安宁

娘吉山广阔的土地上,诸多植 物分布其间,中草药更是种类繁 多,尤其是冬虫夏草,谷内的普玛 村算得上是全乡乃至全县冬虫夏 草最多的地方

娘吉山也是野生动物的栖息 地之一,山谷中与河沿边经常有 各类珍禽异兽出没。2017年9月 护林员在巡逻时,在该山谷里发 现了雪豹的洞穴,三只欢蹦乱跳 的小雪豹十分可爱,当用手机拍 摄下的珍贵影像公之于众时,引 起社会和各方媒体的关注

谷中傲一村附近的则曲河畔 岩石缝中淌流出的钙化水因含有 盐,成为周围各种动物经常光顾 的地方。每年夏秋季节,早上,当 初升的太阳刚刚从东方露出笑容 时,成群结队的白唇鹿蹦蹦跳跳 地从清澈见底的溪流中走过,来 到崖沿边,尽情舔食白花花的能 量,畅饮浓稠稠的盐水,并不时发 出"噗嗤……噗嗤"的鼻响声;黄 昏,当一片一片五彩缤纷的晚霞 燃烧在苍穹中时,上千只白唇鹿 挺着滚圆的肚皮, 昂起威武霸气 的头额,披着满身的金光悠哉悠 哉地朝山谷走去……

行走在娘吉山谷里,听得到风 儿在吟唱远古传说的歌谣;听得 见动物用特殊的语言赞美人类给 予生灵呵护的声音;看得到白唇 鹿绽放的角儿擎起一幅幅耀眼的 奇景;看得到天边的太阳在注视 群鹿踏过溪流……

又值山花烂漫时

写下这个标题,此刻正奔走在国 道318线上。一边任随车子在国道 318线上飞驰,一边听着藏族歌手根 嘎演唱的《梦中情人》。在高原,特别是 在甘孜州,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少, 举手投足之间都有舞蹈韵律之美,开 口启唇之际皆呈歌曲天籁之音。

在这方山水工作和生活,特别羡 慕这里的人们生产生活能够如此多 彩多姿,有着"会走路就会跳舞、能说 话就会唱歌"的天赋,演绎着天高、山 大、原阔和水长的壮美。

听着歌手自由挥洒,一切都那么 随性自然,让人陶醉。这让我反思如 果我们的文字也有这样的水准,信手 拈来,皆成文章,赏心悦目,能够自 由、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那 该有多好。一如勇士们或驾驶着各种 交通工具,或徒步在国道318线上自 由驰骋一样,沿途的江河平原、盆地 高原、高山峡谷、田野庄稼、村落城 镇、民居寺庙……如播映电影一样, 空间随着时间向前无限延展,美景随 着后视镜向后退场。

汹涌波涛、泥泞山路、陡峭悬崖、深 邃林海,茫茫雪原、幽长河谷……一切 的艰难险阻在你的面前都迎刃而解,能 够化险为夷,能够如履平地,这也是行 走在国道318线上的一种乐趣所在。

写下这一段文字,我又不由得想起 了近几日所见到的国道318线沿途的 山花烂漫。特别是屋后窗外的那簇灿若 霞锦的山花,总是在悄然而至的四月 天,洗亮了我们一家人的眼和心。

下午和妻儿在一块时,猴弟又嚷 着要看电视,并信誓旦旦的对我说看 10分钟就休息10分钟,还要我帮他 找到遥控器。妻温柔地提醒我,今日 是猴弟的5岁生日。

其实之前,窗外的那簇山花即将 烂漫的时候,我就想着要到猴弟的生 日了,结果忙得还是忘了。猴弟听见 过生日,天真地说:"过生日要放烟 花。"我说不能放烟花,警察叔叔不允 许这么做的,山坡上那簇灿烂的山花 就是生日的"烟花"。

写下这一个章节,我不由得又想 起了。昨晚许多友人的微信点赞:有 荆楚亲友老革命、青哥、喜哥,有常年 忙碌在雅西高速上的伊妹儿,有远在 滨海之城上海的崎,有当年驰骋在川 藏线上的汽车兵刚哥、峰哥、铮哥,还 有许大姐、牟大哥、王老师、黄哥、杨 哥、根哥、木里呷绒副书记、翁吉哥等 老领导、老师长、老同学……他们都 是行走和热爱国道318线的人们。大 家对于国道318线都有着深厚的感 情,对关于国道318线的文字寄予了 很多的厚望和关注,因为国道318线 在大家心中都有着一个神圣的位置。 诚如此生必驾318创始人、CEO李克 崎所讲的国道318线是我们中国人 的国民公路,大家"一条路一条心"

行进的途中恰好接到俊的电话, 他回州采风,并要到国道318线沿线 进行深入的写生。俊是一位画家,而 且是州内土生土长的唐卡画家,对唐 卡有着深厚的情缘。多年前,他创作 了一幅川藏公路,就获得了全国金 奖。还记得九年前我们一次畅谈,他 提到应写一部关于川藏公路的作品,

当时默记于心却未动笔。 依妹儿发来的文字充满问候和 透出浓浓的彝家情意:坐等更新(七) 崎发来的文字让人倍受鞭策还

洋溢浓浓的情意:文字中可以感受到 对甘孜的热爱。 刚哥的期望很高,希望写 G318

的文字能浓烈甘美! 铮哥的微信一如那夜金色的月

光下的表情,爽朗而阳刚,一同峰哥 聊起当年同伍趣事便咧嘴笑个不停。

你们的认同是我前进的动力。正 如崎所写的文字,谨把这句话作为短 文的结束语。

◎高亚平

就听西隔壁人家一阵门响,在外围负 责守候的民警喊:"有人从后门跑了,快 追!"随机,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何远他们也跑出了院外,来到了房 后,功夫不大,就见三个民警押着一个年 轻的女人来到了何远面前,那女人边走 还边挣扎着。何远用手电在女人的脸上 照了照,和他们所带的照片进行了比对, 没错,就是艾美丽!他顿时松了一口气。原 来,艾美丽做完案后,果然连夜打车潜回 了家中。她回村后,大门不出,村里人谁也 不知道她回了家。昨天下午,何远带人进 村追捕她时,她一听到狗叫,就警觉起来, 连忙窜到后院,顺着墙边的一棵柿树爬上 院墙,翻身落地,躲到了东隔壁他丈夫堂 叔家,从而躲过了搜捕。她原想着警察已 走,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但令她没有想 到的是,警察二返身又来了嘴子村,而且 还是在夜里。仗着人熟地熟,她三下两下 穿好了衣服,在警察擂门期间,她已像-只惊了的兔子一样,敏捷地逃到了后院, 翻墙逃到了邻家。她原以为这一次也会像 上一次一样,化险为夷,谁知却因为一双 拖鞋,最终栽到了警察手里。

抓捕工作虽然顺利,但撤离时却遇到 了一点小小的麻烦。艾美丽的公公婆婆哭嚎 着,抱住警察的腿,说死说活不让把艾美丽 带走。村中一些人听到动静,也起床来到了 现场,闹哄着不让何远他们带人。最终还是 那位牙齿黑黄的村主任来到现场,才算把局 面控制住了。在村主任和民警们地一再劝说 下,村民才不再起哄,何远他们见状,强行撕 扯开艾美丽公婆的手,把艾美丽带出了村。 他们已走到了车边,还隐约能听到艾美丽公 婆呼天抢地的哭声。何远的心不由就酸了一 下,他望了一眼艾美丽,心中喃喃道:多好的 姑娘啊,咋就走到了这一步呢?

简单的审讯工作在车上已经开始 了,何远冀望能尽快挖出另外两名麻醉 抢劫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以便全部抓获。 但艾美丽自从被擒获后就情绪失控,她 一会儿哭闹,撕扯自己的头发,一会儿大 骂自己死去的丈夫福宝,一会儿又口中 喃喃地念叨着自己的儿子。见状,何远只 好暂停审讯工作,他极力安抚艾美丽,好 不容易才使其情绪平复下来。

转眼间天就亮了,何远带人回到了普 安镇的宾馆,他安排赵跃进和另外一名民 警看护好艾美丽,防止其自残。又请普安 镇派出所的民警吃了顿饭,表达了一下谢 意。送走了普安镇派出所的参战民警,他 估摸着杜平局长已起床了,便给杜平打了 一个电话,报告了艾美丽落网的事。杜平 听到抓获了艾美丽,兴奋异常,他在电话 中连夸何远他们干的好,同时勉励他们要 乘胜追击,抓获其余犯罪嫌疑人。何远也 没忘给张雷打一个电话,把这一消息告知 他,好让张雷也高兴一下。忙乱完这一切, 何远让吃过早饭的民警替换下赵跃进和 另外一名民警,让他们也吃点饭。他还特 意交代替换民警给艾美丽也弄些吃的。早 饭很快吃完了,何远带人准备返回南山 市,但就在民警押解着艾美丽上车的那一 刻,她突然哭着请求何远说:"警官同志, 能不能让我再看一眼我的孩子?"

何远稍作迟疑,便满口答应。

何远说:"你的愿望我们可以满足, 但你也得配合我们的工作。'

艾美丽不语,只低声抽泣。

何远继续开导说:"怎么不说话?你 好好考虑一下,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 你都要戴罪立功,争取宽大处理。你的孩 子还小,还需要你照顾。你说呢?"

见艾美丽依旧一言不发,何远叫来 王建军、赵跃进,对二人说:"你俩辛苦一 下,开车去一趟嘴子村,把艾美丽的公婆 和孩子接来,把话对两位老人说清楚,就 说艾美丽想见一下孩子。哦,对了,顺道 给孩子买些糖果呀的带去。

二人答应着去了。何远让其余人原 地待命,自己则和一名民警在房中看守 着艾美丽,他对艾美丽说:"你说你年纪 轻轻的,咋就走上了这样的路呢?我们了 解了一下,知道你家庭不幸,吃了很多 苦,但咋说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呀。你说 说,是谁把你领上这条邪路的。

艾美丽抽泣着,终于开口了,她说: "我的命好苦啊,我今天走到这一步,都 是我那死鬼丈夫害的。"

接着,艾美丽就边哭着,边絮絮叨叨 地把她受到丈夫折磨的事说了一遍,和 嘴子村村主任所说大致相同,无非细节 更详尽一些罢了。何远耐心地听着,对面 前这个不幸的女人充满了同情。

"说说你丈夫死后,你这些年在外面 的一些情况吧。"何远说。

"唉,就别提了,我这几年在外面所遭 的罪,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艾美丽一 声叹息,这样说道,"最初一两年,我是为 了躲避我那死鬼丈夫的作贱、毒打,不得 已才逃出去的。我先后去过广州、深圳,还 在苏州呆过一段时间,做过餐厅服务员, 发过小广告,最惨的时候还在火车站流浪 过,卖过淫。我丈夫福宝死后,按说我该回 到嘴子村,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的 心这几年已经浪荡野了,在村里已安不下 心了。处理完我丈夫的后事,我就又外出 打工了。这期间,我在苏州认识了一位山 西小伙子,我们同居了。我的噩梦,也就是

后来走上这条路,可以说完全和他有关。 (未完待续)